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方伎

崔善為　薛頤　甄權弟立言　宋俠

許胤宗　乙弗弘禮　袁天綱　孫思邈

明崇儼　張憬藏　李嗣真　張文仲李虔

縱　韋慈藏附

尚獻甫　裴知古附　孟詵　嚴善思

金梁鳳　張果　葉法善　僧玄奘

神秀　慧能普寂義福附　一行　泓師附　桑道茂

夫術數占相之法出於陰陽家流自劉向演鴻範之言京房傳焦贛之法莫不望氣視祲縣知災異之來運策揲蓍預定吉凶之會固已詳於曾史載彼周官其弊者肆業非精順非行偽而庸人不脩德義妄冀遭逢如魏豹之納薄姬孫皓之邀青蓋王莽隨式而移坐劉歆聞

讖而改名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蘇玄明之犯宮禁皆
因占候輔此姦兇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國史載
袁天綱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風刪方伎書備言
其要舊本錄崔善為已下此深於其術者兼桑門道士
方伎等並附此篇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也祖顒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
會齊丞相府參軍事善為好學兼善天文筭歷明達時
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為領丁

匠五百人右僕射楊素為總監廵至善為之所索簿㸃人善為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驚自是有四方疑獄多使善為推按無不妙盡其理仁壽中稍遷樓煩郡司户書佐高祖時為太守甚禮遇之善為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為大將軍府司户叅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歴内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聦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

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前别有頭高

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
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徳幸免斯事
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時傳仁均所撰戊寅元歴議者
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善
為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
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寛鄉善為上表稱畿內之地是
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
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歴大理司農二卿

名為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為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
書

薛頤滑州人也大業中為道士解天文律歷尤曉雜占
煬帝引入内道場亟令章醮武德初追直秦府頤嘗密
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秦王乃
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
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
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為道士太宗為置紫府觀

於九嵏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又勑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聞奏前後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為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垜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

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
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武德
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
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
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
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内有蟲當是誤食髮為之耳因令
服雄黄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
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録驗方

五十卷

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正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於代

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

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苦其難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

免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巳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德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

攝帝見海内漸亂玄象錯謬内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嘗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没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

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為方嶽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為資官令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以外必得五品要

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攜接
初為武職復謂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
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為天策府兵曹文學館
學士王珪為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太子友善後太
子引以為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嶲州淹等至益州見
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
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
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杜公曰即當得三品要職年壽

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為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常卿貶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遊德陽嘗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為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為將軍恐

多殺人頗深自誡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是步

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
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
後當為天下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
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
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内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
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
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
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

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四月而卒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

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乃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

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宫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賦其序曰癸酉之歳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

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

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

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
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
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
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
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侹儆俊佑
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
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
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吏

可自保也後齊卿為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為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顔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禄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為鳳閣侍郎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其先平原士族世仕江左父恪豫

州刺史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
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應嶽牧舉授黄安
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
愈高宗聞其名召與語悦之擢授冀王府文學儀鳳二
年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閤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
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栖霞寺是其
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為製碑文親書於石論
者榮之四年為盜所殺時語以為崇儼密與天后為猒

勝之法又私奏章懷太子不堪承繼大位太子密知之潛使人害之優制贈侍中謚曰莊仍拜其子珪為祕書郎珪開元中仕至懷州刺史

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少時嘗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然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年至六十一為蒲州刺史十月三

十日午時祿絶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窖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與之告别自云當死俄而有勅許令致仕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靖思賢各齎絹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蹔解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東效力固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為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張憬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

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繼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内愓藏相之妙皆此類竟不仕以壽終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父彦琮趙州長史嗣真博學曉音律兼善隂陽推筭之術弱冠明經舉補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脩撰奏嗣真弘文館叅預其事嗣真與同時學士劉獻臣徐昭俱稱少俊館中號為三少敏之既恃寵驕盈嗣真知其必敗謂所親曰

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饑乃求出補義烏令無何敏之敗脩撰官皆連坐流放嗣真獨不預焉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居春宮嗣真嘗於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槩儼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居數日太子廢為庶人槩等以其事聞奏高宗大奇之徵拜司禮丞仍掌五禮儀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子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無罪嗣真上書諫

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黄金五萬觔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今告事紛紜虚多實少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除國家良善臣恐為社稷之禍伏乞陛下特迴天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疏奏不納尋被俊臣所陷配流嶺南萬歲通天年徵還至桂陽自縊死日預託桂陽官屬備凶器依期暴卒則天深加憫惜勅州縣遞靈轝還鄉贈濟州刺史神龍初又贈御史大夫撰明堂新

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
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
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絶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
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劇難救自
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苦衝脇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
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
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

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抵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絶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禄卿自則天中宗巳後諸醫咸推文

仲等三人為首

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為道士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則天乃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不隷祕書省以獻甫為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上陽宮集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五諸侯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尅金土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為卿禳之遽轉獻甫為水衡都尉謂曰

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復以渾儀監為太史局依舊隷秘書監時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於音律長安中為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廟知古預其事謂萬年令元行沖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改國為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知其夫妻終始後卒於太樂令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

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為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

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剥為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効方各三卷

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渉知名尤善天文歴數及卜相之術初應消聲幽藪科舉擢第則天時為監察御史權右拾遺内供奉數上表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稍遷太史令聖歴二年熒惑入輿鬼則天以問善思善

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其占驗皆此類也神龍初遷給事中則天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奏議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闕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今

若開陵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總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禮經緣情為用無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

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胤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安後嗣亦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人緣私情不合者前脩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之葬經

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乂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不納景龍中遷禮部侍郎出為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善思甞謂姚元之曰相王必登帝位及踐祚元之以事聞奏由是召拜右散騎常侍唐隆元年鄭愔謀册譙王重福為帝乃草偽制除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及譙王下獄景雲元年大理寺奏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合從極法給事中韓

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惟輕有國恒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侍寵宮掖謀危社稷善思比時乃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謀陷韋氏勅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疎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有宥唯刑是恤理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劾奏懇直睿宗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

州無幾遇赦還年八十五開元十七年卒初善思為御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當死善思愍其老𡨋表奏請允濟乃得免誅善思後見允濟竟不自言其事韓思復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謝時人稱其長者善思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寶應中授太常員外卿始善思父徐州長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廣德二年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趙郡司馬宙長向十歲向卒時宙並無恙

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為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偽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為御史中丞追赴京

晃又詰曰事驗也晃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即
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晃
志之既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晃會之勸
成策立改元為至德元年晃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晃
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
骨相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驚怖即得諲後至驛責讓驛
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雨發幾
中諲面諲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

誣自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
見之俱素服自稱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
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
舍人即入相一年内事謂允曰公好即是吏部郎中及
翹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入為中書侍
郎平章事乃以允為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爾後佯聾
以自晦晃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劒南節度使
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乃病卒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祕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絶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

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夭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巵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

信之𤣥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真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外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禄大夫號曰通𤣥先生其

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爲造棲霞觀於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平山縣

道士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因留在内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合鍊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

請覈其真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為吾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為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

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當
時尊寵莫與為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死於開元
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辛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
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真精密妙理玄暢包括秘要發揮
靈符固以冥默難源希夷罕測而情棲遠閬迹混朝伍
保黄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
氣絶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内應斯乃體應中仙
名昇上德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

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宣弘益歎徽音之未泯悲形解之
俄留曾莫憗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於懷宜申禮
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
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
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玄奘既辨博出羣所在必為講
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
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

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
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
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
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在宫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
寺及翻經院内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
伎送玄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
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
李義府杜正倫黄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

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玄奘乃奏請逐静翻譯勅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

道昔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達摩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傳慧可慧可嘗斷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神秀既師事弘

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於縣解圓照無
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於當陽
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勅當陽山
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
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
舍人張説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
尺厖眉秀耳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慧
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

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
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
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
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
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
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謚曰
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
士盧鴻一皆為其碑文神秀卒後弟子普寂義福並為

時人所重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少時遍尋高
僧以學經律時神秀在荊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
六年神秀竒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
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為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
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
其法衆開元十三年勑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
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
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時

都城士庶曽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為大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寛及其妻子並衰麻列於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閭里為之空焉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後隷京城慈恩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途經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賜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為製碑文神秀禪

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講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襄州都督郯國公公謹之孫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揚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

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奥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顔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為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即位勑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以疾不應命後步往荆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齎勑書就荆州强起之一行至京置於光太殿數就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有所隱

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勑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為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為例上納其言遽追勑不行但依常禮其諫諍皆此類也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甲經釋氏系錄各一卷時麟德歴經推步漸疎勑一行考前代諸家歴法改撰新歴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黄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

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立衍以應之故撰開元大衍歷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謚曰大慧禪師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大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為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為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温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疋以蒔塔前松栢焉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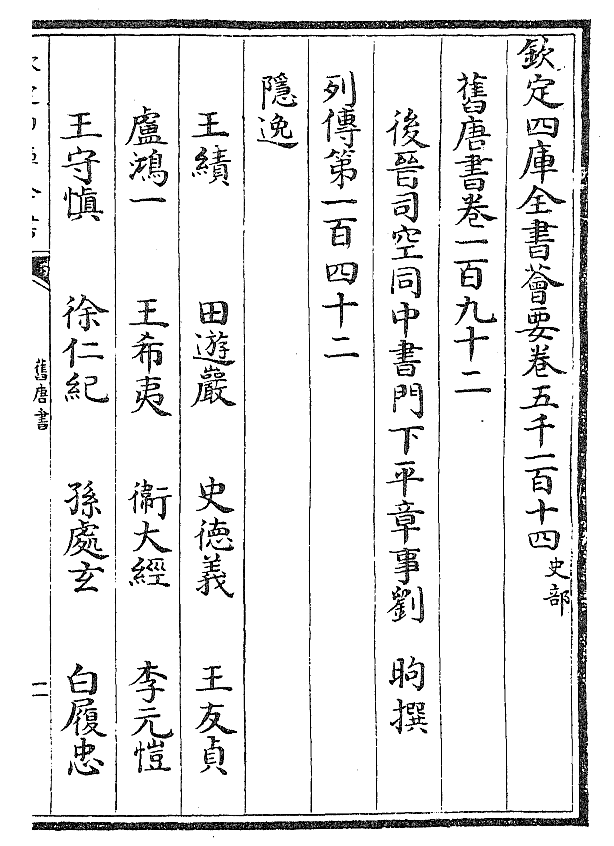
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
遠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筭又謂
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
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
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歴云後八
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
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時又
有黄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即為之圖張説深

信重之

桑道茂者大歴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倉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贊曰術數之精事必前知叅如垂象變告無疑怪誕之夫誣罔蓍龜致彼庸妄幸時艱危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隱逸

王績　田遊巖　史德義　王友貞

盧鴻一　王希夷　衛大經　李元愷

王守慎　徐仁紀　孫處玄　白履忠

王遠知　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

吳筠　孔述睿子敏行　陽城　崔覲

前代貞𠀉園招隱逸所以重貞退之節息貪競之風故蒙叟矯讓王之篇玄晏立高人之傳箕潁之迹粲然可觀而漢二龔之流乃心王室不事莽朝忍渴盜泉本非絶俗甚可嘉也皇甫謐陶淵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遥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即有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託薜蘿以射利假巖壑以釣名退無

肥遯之貞進退之濟時之具山移見誚海鳥興譏無足多也阮嗣宗傲世佯狂王無功嗜酒放蕩才不足而智有餘傷其時而晦其用深識之士也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迴隱士之車而游巖德義之徒所高者獨行盧鴻一承禎之比所重者逃名至於出處語默之大方未足與議也今存其舊說以備雜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少與李播呂才為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

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績重其貞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為北山賦以見志詞多不載績嘗躬耕於東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為墓誌有文集五卷又撰隋書未就而卒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

由游巖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
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
外之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
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
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
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
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
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黄

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隱淪親問巖穴帝甚歡因將遊
巖就行宮并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
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宫于嵩山遊巖舊
宅先居宫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
遊巖宅文明中進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垂拱初坐
與裴炎交結特放還山
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
適或騎牛帯瓢出入郊郭廛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

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
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文昌左丞
周興表薦之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
虛玄業履貞確謙冲彰於里閈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
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博聞強識
說禮敦詩繕性丘園甘心畎畝朕承天革命建極開階
寤寐星雲物色林壑順禎期而捐薜帶應休運而解荷
裳粤自海隅來遊魏闕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節無違

風操可嘉啓沃攸佇特宜優奬委以諫曹可朝散大夫
後周興伏誅德義坐為所薦免官以朝散大夫放歸丘
壑自此聲譽稍減於隱居之前

王友貞懷州河内人也父知敬則天時麟臺少監以工
書知名友貞弱冠時母病篤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
獨念無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餡親母病尋差則天聞之
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
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絶羶味

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為貞君子也長安年歷任長水令後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宫召為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尚顔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貞德義泉藪人倫茂異孝始於事親信表於行己富有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政累聞課績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乃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解脫之門誓守薰脩之誡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

榮累陳情懇堅持淨義不登於車服惟恱於禪緗味靡
求於珍饌朕方崇奬廉退懲抑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
違山林之願宜加優秩仍遂雅懷可太子中舍人員外
置給全祿以畢其身任其在家脩道仍令所在州縣存
問四時送祿至其住所玄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
年老竟辭疾不起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時下制曰貴
德尊賢飾終念遠此聖人所以治天下厚風俗也王友
貞禀氣元精遊心太朴孝惟不匱獨貫於神明道則難

名高謝於人代言念錫類方期鎮俗遽爾凋殂良深愍悼生無大位雖隔外臣之儀歿有餘榮宜贈上卿之服可賵銀青光祿大夫仍委本縣令長特加弔祭

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幣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曰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黃中通理鈎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

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於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為難便勑齋束帛之貺重宣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一赴徵六年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内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

應辟而至訪之至道有會淳風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鴻一固辭又制曰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聽伯成之高則知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隱士盧鴻一抗迹幽遠凝情篆素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雲臥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嚴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弘政理而矯然不羣確乎難拔靜己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辭榮寵將厚風俗

不降其志用保厥躬會稽嚴陵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
以病歸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歲給米百碩絹五十疋
充其藥物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
狀聞將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恩禮甚厚
王希夷徐州滕縣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收
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黄頤向四十年盡能
傳其閉氣導養之術頤卒更居兖州徂來山中與道士
劉玄博為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栢葉及雜花

散景龍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
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廵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
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説訪以道義宦官扶入
宮中與語甚悅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
絶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為封巒展
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應嘉召雖紆綺季之跡已過
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尚齒可朝散大夫

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
衣一副絹一百匹尋壽終自則天中宗已後有蒲州人
衛大經邢州人李元愷皆潔志不仕蒲州人王守愼常
州人徐仁紀潤州人孫處玄皆退身辭職為時所稱
衛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不
赴與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弔之
鄉人止之曰當夏溽暑豈可步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
曰尺書無能盡意遂行至魏州會乾童出行大經造門

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謂
解令孔愼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閭
禮賢故也愼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
預筮死日鑿墓自爲誌文果如筮而終
李元愷者博學善天文律歷然性恭愼口未嘗言人之
過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
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荅景龍中元行冲爲洺州刺史
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

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汙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冲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先是定州人崔元鑒明三禮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薦之起家拜朝散大夫致仕于家在鄉請半祿元愷誚之曰無功受祿災也元愷年八十餘壽終

王守慎者有美名垂拱中為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慎舅秋官侍郎張知默推詔獄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

以疾辭固請為僧則天初甚恠之守愼陳情詞理甚當

則天欣然從之賜號法成識鑒高雅為時賢所重以壽

終

徐仁紀者聖歷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

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

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

乃詣執政求出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

及書疏而已餘無所蓄

孫處玄長安中徵為左拾遺頗善屬文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玄遺彥範書論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為學官乃徵赴京師及

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緗簡道貴丘園探賾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寵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耄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賁山藪實欲獎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

竟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
往歳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
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臥
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
及黄庭内景經有文集十卷
道士王遠知琅邪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
揚州刺史遠知母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
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

曰生子當爲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爲晉王鎭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涿郡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勅都城起王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不從高祖之龍

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勑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栖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术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

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
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勑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
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
聞委曲副兹引領近已令太史薛頤等往詣令宣朕意
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
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
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
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則天臨朝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至孝聞大
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
之師正清淨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遥谷積二十餘年但
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
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高宗
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勅所司於師正所
居造崇唐觀嶺山别起精思觀以處之初置奉天宫帝

令所司於逍遥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眞門皆為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所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為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謚曰體玄先生

道士劉道合者陳州宛丘人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高宗聞其名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召入宮中深尊禮之及將封太山屬久雨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

雨之術俄而霽朗帝大悅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以祈福祐前後賞賜皆散施貧乏未嘗有所蓄積高宗又令道合合還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遷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其尸惟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焉

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内温人周晉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孫少好學薄於為吏遂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

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甞遍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以讚美之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之旨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國無

為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
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之道也
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
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
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
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
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

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勑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為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為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

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韋縚
至其所居脩金籙齋復加以錫賚是歲卒於王屋山時
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
壇中涌出上連于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歎之乃下
制曰混成不測入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
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遊名山
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遥得意之塲亡復其根宴息無
何之境固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

言念高烈有愴于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銀青光祿
大夫號貞一先生仍為親製衣碑文
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
潔不奈流俗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為道士傳正一之法
苦心鑽仰乃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
之東遊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為詩酒之
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與
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

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又問神仙脩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適意每與緇黃列坐朝臣啓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玄宗深重之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紀綱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

人多從之竟終於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等為達識之士所稱筠在翰林時特承恩顧舔是為羣僧之所嫉驃騎高力士素奉佛甞短筠於上前筠不悅乃求還山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亦為通人所譏然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

孔述睿越州人也曾祖昌寓膳部郎中祖祖舜監察御史父齊參寶鼎令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皆事親以孝

聞既孤俱隱於嵩山述睿好學不倦大曆中轉運使劉
晏累表薦述睿有顔閔之行游夏之學代宗以太常寺
協律郎徵之轉國子博士歷遷尚書司勲員外郎史館
脩撰述睿每加恩命暫至朝廷謝恩旬日即辭疾却歸
舊隱德宗踐祚以諫議大夫銀章朱紱命河南尹趙惠
伯齎詔書玄纁束帛就嵩山以禮徵聘述睿既至召對
於别殿特賜第宅給以廐馬兼為皇太子侍讀旬日後
累表固辭依前乞還舊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摰匡時之

道有廣成嘉遁之風養素丘園屢辭命秩朕以崆峒問
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務執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旨且
啓乃心述睿既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兼
右庶子再加史館脩撰述睿精於地理在館乃重修地
理誌時稱詳究而又性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
會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人皆敬之時令狐峘亦充脩
撰與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述睿皆讓之竟
不與爭時人稱為長者貞元四年命齋詔并御饌衣服

數百襲往平凉盟會處祭陷歿將士骸骨以述睿性精慤故也九年以疾上表請罷官詔不許報之曰朕以卿德重朝端行敦風俗不言之教所賴攸深未依來請想宜悉也述睿再三上表方獲允許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放還鄉里仍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德宗優寵儒者特命給而遣之貞元十六年九月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敏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吕

元膺廉問岳鄂辟為賓佐丁母憂而罷後元膺為東都留守移鎮河中敏行皆從之十四年入為右拾遺遷左補闕長慶中為起居郎改左司員外郎歷司勲郎中充集賢殿學士遷吏部郎中俄拜諫議大夫上疏論與元監軍楊叔元陰激募卒為亂殺節度使李絳人不敢發其事敏行上表極諍之故叔元得罪時論稱美敏行名臣之子少而修潔為人所稱及游宦與當時豪俊為友雖名華為一時冠而貞規雅操與父逺矣太和九年正

月卒年四十九贈尚書工部侍郎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為官族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乃無所不通既而隱於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者不詣官府詣城請決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泌為宰相薦為著作郎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所居而名之城乃衣褐赴京上章辭讓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詔

賜帛五十匹尋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彩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名利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猒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所居將問其所以者城望風知其意引之與坐輙強以酒客辭城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城酬酢客或時先醉臥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

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佳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有陳某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時德宗在位多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以因緣用事於是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城乃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

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罪時順宗在東宮為城獨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城既至國學乃召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

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明日告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甞學於城性狂躁以言事得罪徙連州客寄無根蔕臺吏以踪跡求得之於城家城坐臺吏於門與約酒訣别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王魯卿李償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道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不以簿書介意道州土地産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户竟以其男號為矮奴城下車禁

以良為賤又憫其編甿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告自為功城立杖殺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

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義不欲按乃載妻子行中道而自逸順宗即位詔徵之而城已卒士君子惜之是歲四月賜其家錢二百貫文仍令所在州縣給遞以喪歸葬焉

崔觀梁州城固人為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為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為生業觀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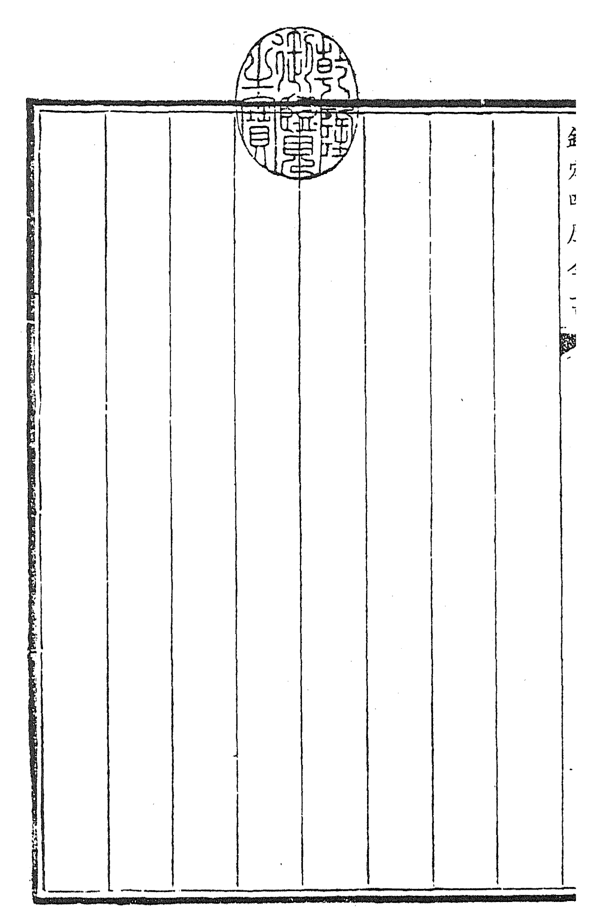
食而已夫婦泉林相對以嘯咏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
鄭餘慶高其行辟為節度叅謀累邀方至府第為吏無
方畧苦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太和八年左補
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
亦興元人與覲城固山為鄰是日因薦覲有高行詔以
起居郎徵之覲辭疾不起卒於山
贊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眞風漸鮮結廬泉
石投紱市朝心無出處是曰逍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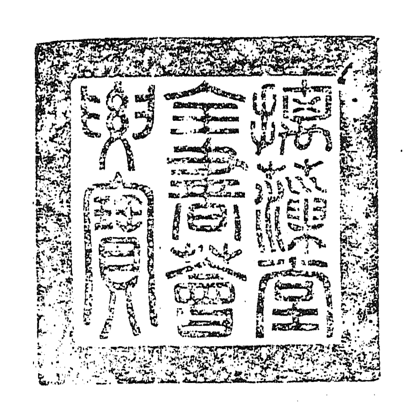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謹案卷一百九十一第二十九頁前八行及徵士盧鴻一條新書及通鑑綱目並稱盧鴻無一字與此異

卷一百九十二第二頁後八行通自有傳案王通傳今闕隋書亦無宋司馬光補之

第十八頁前七行祖祖舜刋本脫一祖字據新書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四上 下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十五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列女

李德武妻裴氏　楊慶妻王氏 獨孤師仁乳母王氏附

楊三安妻李氏　魏衡妻王氏

樊會仁母敬氏　絳州孝女衛氏

董昌齡母楊氏　韋雍妻蘭陵縣君蕭氏

衞方厚妻武昌縣君程氏

女道士李玄真　孝女王和子鄭神佐女附

女子禀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善其能以禮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汚非義臨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發粉身不顧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守節窈窕之操不其賢乎其次梁鴻之妻無辭偕隠共姜之誓不踐二庭婦道母儀克彰圖史又其長也末代

風靡貞行寂寥聊播椒蘭以貽閨壼彤管之職幸無忽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坐從父金才事徙嶺表矩時為黃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燕婉始爾便事分離方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天也

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者禁之乃止裴與德武别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歳時朔望必命左右致敬而省焉裴又嘗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載於記傳乎後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絶矩欲奪其志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期有定日乃以翦斷其髪悲泣絶粒矩不可奪乃止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為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

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徳
武終於鹿城令裴歳餘亦卒
楊慶妻王氏世充兄之女也慶即隋河間王弘之子大
業末封郇王為滎陽太守後陷於世充世充以兄女妻
之授管州刺史及太宗攻圍洛陽慶謀背世充欲與其
妻俱來歸國妻謂慶曰鄭國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所以
結公心耳今既二三其行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妾將柰
何若至長安則公家之婢耳願送至東都公之恵也慶

不聽伺慶出後謂侍者曰唐兵若勝我家則戚鄭國無危吾夫又死進退維谷何以生焉乃飲藥而卒慶既入朝官至宜州刺史時又有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世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

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賜其號可封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紡絹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杲舊將房企地

侵掠梁郡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强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携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悦封為崇義夫人捨衡同賊之罪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姊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毋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毋兄乃潛許人為婚矯稱毋患以名之凡所營具皆寄

之鄰里像子既至省母無疾鄰家復具餚膳像子知為所欺佯為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偽不覺者令汝舅不我為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為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攜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

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旣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年六歲母又改嫁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無忌從伯常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磚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讐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徙於

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孝女賈氏濮州鄄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共思報復乃候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於縣司斷以極刑賈氏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賈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彥衡之女也畧涉書史

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兇擾横人盡奔逃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傳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嘆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縣
丞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
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
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
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懷仁右金吾將軍
上官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
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嘗訖未曾先嘗經數載

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靈寧可使孤魂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妃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為行未能即先犬馬以殉溝壑寧可復飾粧服有他志乎遽將刀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可奪歎息而止尋卒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為

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歿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陪其祖父母及父母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歿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

母權有疾即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絶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録之

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為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

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于家

樊彦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彦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其願也彦琛答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彦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乃為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

不幸亡歿不能自盡苟爾偷生今爾見逼遒管絃豈非禍
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
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刀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即當殞
命乃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污辱好人今得速死會
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契丹賊李
盡忠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既而城孤援
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賊

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為誠節夫人時有古玄應妻高氏亦能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為突厥所陷下詔曰頃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没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懐忠不憚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昇何以奬勸古玄應妻可封為狥忠縣君

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彦泉之後也世為山東士族父克已有詞學則天時為天官侍郎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别駕魏氏

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
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説年少時為克己所重
魏氏恨其夫為外職乃作書與説叙亡父疇昔之事并
為庭瑜申理乃録南征賦寄説説歎曰曹大家東征之
流也庭瑜尋轉廣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時人
莫不傷之
崔繪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為山東著姓祖幼孫常州
刺史父獻有美名則天時歴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

中爲酷吏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令而卒繪早終盧既年少諸兄常欲嫁之盧輙稱病固辭盧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龍初爲工部侍郎又求續親時思冲當朝美職諸兄不敢拒將婚之夕方以告盧盧又固辭不可仍令人防其門盧謂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竇中奔歸崔氏髪面盡爲糞穢所污宗族見者皆爲之垂淚因出家爲尼諸尼欽其操行皆尊事之開元中以老病而卒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
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
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岩窟
閒賊徒擬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
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汙辱乃投
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
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
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

二女莫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著賦以美之

順武尉盧甫妻李氏隴西成紀人也父瀾永泰元年春任蘄縣令界内先有草賊二千餘人瀾挺身入賊結以誠信賊並降附百姓復業者二百餘家時曹昇任徐州刺史知賊降領兵掩襲賊得脱後入縣殺瀾瀾將被殺從父弟渤詣賊救瀾請代兄死瀾又請留弟弟兄爭死瀾女盧甫妻又泣請代父死並為賊所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節義聞又有尉氏尉王泛妻裴氏儀王

傅巨卿之女也素有容範為賊所俘賊逼之裴曰吾衣冠之子當死即死終不茍全一命受污於賊賊脅之以兵逼之以罵裴堅力抗之賊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季卿亦以狀迹聞詔曰鄭州原武縣尉盧甫亡妻李氏汴州尉氏縣尉王泛亡妻裴氏等懿範傳家柔明植性項因寇難克彰義烈或請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遂夫亡操難奪之節宜膺贈律俾光休美李氏可贈孝昌縣君裴氏可贈河東縣君仍編入史册瀾渤亦贈官秩

鄒待徵妻薄氏待徵大歷中為常州江陰縣尉其妻為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待徵官誥於懐中託付村人使謂待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待徵於江岸得妻屍焉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

李湍妻湍吳元濟之軍人也元和中淮南未平湍心懐向順乃急渡溵河東降烏重胤其妻遂為賊束縛在樹臠而食之至死呌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至是重胤以其事請列史册十三年憲宗下詔從之

董昌齡母楊氏昌齡常為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
訓於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楊氏潛
誡曰逆順之理成敗可知汝宜圖之昌齡志未果元濟
又署為郾城令楊氏復誡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
速降無以前敗為慮無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雖歿
無恨矣及王師逼郾城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
金歸欵於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名昌齡至闕直授郾
城令兼監察御史仍賜緋魚昌齡泣謝曰此皆老母之

訓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而止者數矣蔡平楊氏辛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强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韋雍妻蕭氏雍故太子賓客張弘靖鎮幽州日奏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時屬朝廷制置未備幽州俗本兇悍尤不樂文儒為主帥賓佐習於常態怨其變通議論不密卒然起亂雍時家亦從刼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涕而告曰妾不

辛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刀者斷其臂而殺雍蕭氏詞氣不屈雖兇悍圍視無不嗟嘆其夕蕭氏亦卒太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明其事因降勑追封蘭陵縣君

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録事叅軍為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寃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葬程氏故得以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寃御史臺鞫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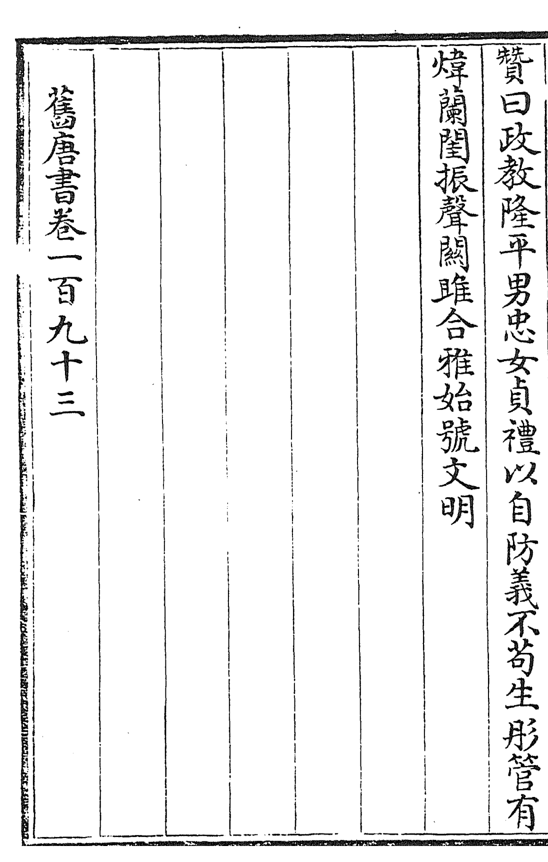
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受譴逐程氏開成元年降
勅曰乃者吏為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冤徒行萬里崎
嶇偪畏瀕於危亡血誠既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
以加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禄養仍賜疏封
可封武昌縣君仍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
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歿於嶺外雖
曾經恩赦而未昭雪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十二月

內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旅櫬暴
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到
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
奏許歸大塋妾年已六十三孤孀家貧更無依倚詔曰
越王事跡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已洗雪其珍子他事
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真弱女孝節卓然啟護四
喪綿歷萬里況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
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

是陪陵任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備禮葬畢玄真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為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聞父兄歿於邊上被髪徒跣縗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栢剪髪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又大中五年兖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駞雄牙官李玄慶神佐

亦為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殁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檜誓不適人節度使蕭淑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眛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蓼莪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厲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



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楊紹宗妻王氏傳陪其祖母及父母墳○臣酉按詔曰又葬其祖父母等則祖下當脫一父字今增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